

《妖猫传》:一场大型杂技和魔术表演

□火锅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能够正常说话、正常做事?所谓正常说话,就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正常做事,就是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做事。有的人就是不能这样,打死都做不到,非得装腔作势、故弄玄虚、阴阳怪气。如果他装腔作势装出了什么“势”、故弄玄虚搞出了什么“玄虚”、阴阳怪气作出了什么“气”,那也算成功。可是并没有,就是装腔作势、故弄玄虚、阴阳怪气本身。没有深度,没有思想,逻辑一团糟,就像列了一黑板眼花缭乱、风马牛不相及的算式,最后深沉地宣布:1+1,真的等于2。还要用启蒙者的眼神忧国忧民地看着大家,说:此时不应该有掌声吗?伴着稀稀拉拉的掌声缓缓地回过回头去,包着一眼袋自恋的热泪看着算式:要想有人看懂它,起码还要一百年。

不堪卒视。

看陈凯歌的新片《妖猫传》,像是进了一个大型高级马戏团,伴随着特别廉价的那种“嗖!嗖!”的声音,各种变戏法,各种耍杂技,各种搂不住。

染谷将太饰演的空海和黄轩饰演的白居易,临时组成了类似福尔摩斯和华生那样的团队,去探索一只妖猫引发的血案。两位的真正目的呢?空海想要寻找“不痛苦的秘密”,白居易想要验证他的《长恨歌》里不得了的爱情。然后他们发现,妖猫的血案慢慢指向了一个千古之谜:杨贵妃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路数,倒是个很规范的探案片,但陈凯歌当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类型片——接下来的过程特别复杂,和陈凯歌以前的电影人物一样,这两个人的脑回路十分清奇,像没头苍蝇



一样在长安城里乱转。其他人也都是半个神经病,做事逻辑动机一塌糊涂。但是因为接受了以前的教训,他们都使劲装作自己很正常,尤其注意不能出口教育人,憋得特别辛苦。做幻术卖瓜的,忍不住还是回头摆了个pose,说了个金句:幻术里,也有真相。

但他们都非常好了,起码没有阴阳怪气——这次陈凯歌电影里阴阳怪气的人物角色,由秦昊的角色承包了。他一开口我就放了心。没有一个阴阳怪气太监控的人物,怎么能叫陈凯歌的电影呢?另外,李白那个角色没有任何叙事性功能,但是必不可少,杨贵妃对他说的那句“大唐有了你,才真正了不起”,乃是导演的夫子自道。

杨贵妃所到之处,看到她的人非痴即傻,只知道满嘴流着哈喇子鼓掌。插一句,在这个电影里,吃瓜群众目瞪口呆继而傻笑着鼓掌的镜头,出现了N处,看见幻术鼓掌,看见杨贵妃荡秋千鼓掌。自认为是圣人,难免就会塑造出一堆愚民随时备用。一拍起这种群体性癔症、

如何与内心的冲突和解

□许民彤

前段时间,2017年百度沸点搜索榜发布,成为解读2017年中国网民“社会集体记忆”和“线上生活”的一个体现。2017年,人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这些热词:“丧”“中年危机”“保温杯”“中年油腻”“精致女孩”“中产”……这一个个沸点热词,折射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活画出社会群体的行为形象和自我特征以及热衷的文化趣味,可说是2017年中国网民生活的一面镜子。

“丧”“丧文化”的确在一段时间很流行,其所代表的不确定感,是一些人现实生活的写照。与此同时,80后、90后等年龄层次人群开始出现“叹老”现象,先是网上出现80后感慨“老年危机”、90后自叹“人到中年”,第一批90后被调侃已经开始“脱发”“胃已经垮了”,还出现一部分“佛系青年”……在年轻人的自嘲与戏谑之中,难免还是会让人感受到其内心深处的一丝担忧。

“中年保温杯”的流行,则缘起一位曾经的“摇滚”先锋、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乐队鼓手端着保温杯喝水的照片,当事人今昔之间的对比,引起了对所谓“中年危机”的集体共鸣。有

集体催眠,就收不住脚。杨贵妃在画面中出现的时候,其构图、摄影、运动,直逼《意志的胜利》里的希特勒。把一个普通的肉身夸张成一个山呼海啸的符号,是某些人特别擅长的。被硬生生拔成神的肉身和只知道鼓掌流哈喇子的吃瓜群众,什么时候都是绝佳搭档。

看了好多写这电影的文章,都在说造一个实景的长安城有多么难,又种了树诚诚恳恳等了六年等着树长大,这些其实都可以简化成一句话:我有多么努力你知道吗?摄影也特别让人眼花缭乱,可惜没有营造出任何除了表现视觉奇观之外的意义。整个叙事特别像某

部电影里面,请来杀鬼子的武术世家耍了一套大刀,月影下刀起落落、变幻无穷,就是杀不死捆好了装在袋子里的人。这一套大刀耍下来,说的东西很鸡汤,堪比郭敬明:盛相即幻象,极乐转瞬即逝,唯爱永恒。“不痛苦的秘密”(现成的鸡汤书的书名)、《长恨歌》的魅力,也都藏在这里面。至于“爱”为什么不是幻象里的一种(如果不是其中最虚幻的),没有什么道理,就不是!反正就不是!我们就爱杨贵妃!她的肉体鲜艳无比地躺在水晶石上,绝不能腐烂。

“这部电影应该是一个绝对的悬疑惊悚电影,但是我们最后对它的认知远远超过了悬疑惊悚。”看到陈凯歌的这句话,感到惊悚极了!一棵在《无极》里就出现过的粉红色的樱花树,又顽强地从地底下嗖嗖地长了出来,在电脑特效中迅速地开枝散叶,带着创造者自己那些边边角角、奇奇怪怪的个人恶趣味。不痛苦的秘密,在于“无我”。病态的“哪儿哪儿都是我”的自恋者,最喜欢标榜自己得到了“不痛苦的秘密”!

都想跟上时代脚后跟带来的时代发展的顾虑。

人们所呈现出来的所有这些心理问题,既存在于个体的生命中,也存在于时代的种种问题中;既存在于个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既有价值的丧失,也有精神的困惑。当我们面对世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适应它,时代的压力挫伤了我们,使我们陷入人生的困境,于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问题。这就是我们产生焦虑的根源。

现实生活中,少一些焦虑,才能多一些快乐。我们需要战胜焦虑的防御力量,解决我们内心的冲突。有人说,寻找心灵寄托,可以为自己减少不满、排解压力、克服焦虑。也有人主张减少过强的欲望,心态平和,可以为心灵带来一种安全稳妥感。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改变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被动和悲观的态度以及行为方式,修正生活的意义,看到我们自己的存在,认识到内心力量的结构,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压力,通过个人问题、时代矛盾的解答,解决我们内心的冲突,去揭示自我生活、时代生活的真正价值。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不焦虑,不油腻,不孤寂。

著名作家、学者梁鸿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曾以深刻沉郁的非虚构书写,在国内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此被誉为“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领军人物”。就在公众以为梁鸿将会把非虚构写作方式进行到底之时,想不到这位锐意创新的作家却来了个华丽转身,以长篇虚构小说《梁光正的光》,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写作《梁光正的光》的动因,源自梁鸿对已逝父亲的悠长回忆,但又融入了她对父辈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沉甸甸的思考。梁光正作为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农民,憨厚朴实中集偏狭与激进于一体,在其荒诞的思维左右下,常常会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乖张举止。这种性格上的标新立异以及人性上的瑕疵,注定会成为被人嘲笑和轻视的话柄。或许正是这种先天上的“缺陷”,让梁光正虽有激昂的生活斗志,但罔顾现实的蛮打蛮撞,却让他一腔慷慨热情一次次在残酷而芜杂的现实面前,化为一言难尽的阵痛与隐忍。梁光正的这种秉性,既带着亘古以来中国农民的倔强因子,又有着极欲改变生活现状的浮躁与盲动。从梁光正身上,能看到阿Q般近乎天真而浪漫的痴想,也能感受到唐吉珂德式的愚钝和莽撞。梁鸿揭示这些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晦暗,决不是为了塑造一个现代农民中的新阿Q形象,更不是要着意去刻画一个“中国的唐吉珂德”。相反,她却以先抑后扬的笔调,把大段的笔墨集中汇集到了梁光正身上闪光点挖掘上,让生活在低微处的梁光正,如乡间草丛里的萤火虫一般,不论身处何地何境,始终都能用自身的光亮,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去照亮那幽暗的夜空。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光正的光》中,梁鸿完全摆脱了以往非虚构写作的“束缚”,将波澜不惊的叙事才华丝丝入扣地展现于小说化的描摹中,并用极具象征意味的笔韵,聚焦于梁光正身上的那件白衬衣上,用冷峻严酷的字眼,撩开白衬衣背后所隐藏的真相。洁白的衬衣既是父辈那个年代的标配,更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它象征着心地的澄澈和单纯。可贵的是,即使如此,梁光正依然痴心不改,执意寻亲报恩。尽管报恩路上他与儿女有过激烈的口舌之争,但他始终相信世间一切事必得遵循内心的“道理”发生,否则难逃审判。他张开羽翼,如大鸟似的,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照料着瘫痪在床的妻子、年幼的四子、一两个情人、四个继子。尽管时代的风云变幻、生活的失意困顿让他迷茫无助过,甚至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但他毅然决然地用少有的乐观和坚强,硬是把“痛苦转为欢笑的源头”。梁鸿用一连串的矛盾冲突,将梁光正的善良、宽厚和仁慈糅入琐碎而平凡的乡村生活记叙中,通过反衬的方式,将他身上所闪耀的中国农民正直、乐观、知恩图报等优秀品质纤毫毕现地开掘出来。

小说的整个基调可谓喜忧参半,有温情,也有对立;有欢笑,亦有泪水,但留给我们更多的却是沉重的思考。全篇以梁光正的葬礼作为结束,也颇发人深省。梁鸿特意写到了他的棺木迟迟不能入土,似乎隐喻着梁光正折腾至死的一生既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但更多的却是对他盖棺论定后的一种难以言说,或许更多的余味还需要读者自己去品味和揣摩。

不得不说,梁鸿这次的虚构写作,与之前的非虚构写作相比毫不逊色。她以深情而深沉的笔触,冷峻真切地塑造了梁光正这一当代农民新形象,有人性的剖析,有社会的描摹,有时代的刻画。“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让中国农民身上无处不在的善良和乐观,宛若璀璨夜空中的启明星,闪耀着美丽而纯真的光彩,执著地照亮了华夏民族生命的长河。

【读书有感】

《梁光正的光》——

□刘昌宇